CLASSIC LITERATURE

经典文学名著

欧也妮·葛朗台

[法] 巴尔扎克 著

傅雷 译



青岛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欧也妮·葛朗台

EUGÉNIE GRANDET

〔法〕巴尔扎克◎著

傅雷◎译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欧也妮·葛朗台 /（法）巴尔扎克著；傅雷译. --青岛：青岛出版社，2017.8

ISBN 978-7-5552-5752-3

Ⅰ. ①欧… Ⅱ. ①巴… ②傅… Ⅲ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Ⅳ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7）第188212号

书　　名　欧也妮·葛朗台
著　　者　〔法〕巴尔扎克
译　　者　傅　雷
出版发行　青岛出版社
社　　址　青岛市海尔路182号（266061）
本社网址　http://www.qdpub.com
邮购电话　13335059110　0532-68068026
策　　划　马克刚
责任编辑　马克刚　贾华杰
封面设计　余　微
印　　刷　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　2018年1月第1版　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开　　本　32开（880mm × 1230mm）
印　　张　7
字　　数　140千
印　　数　1-16000
书　　号　ISBN 978-7-5552-5752-3
定　　价　35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：4006532017　0532-68068638
建议陈列类别　文学名著

序　言

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是巴尔扎克《人间喜剧》中的一部重要作品，是一幅19世纪上半叶法国内地的风俗画。

本书融心里分析、风俗描绘、细节刻画、哲学议论为一体，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家庭中的金钱关系，塑造出了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四大吝啬鬼之一——葛朗台这一典型的艺术形象，被称为“没有毒药、没有尖刀、没有流血的平凡悲剧”，是当之无愧的影响世界的经典著作、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丰碑。

本书在不长的篇幅里安排了葛朗台一家的生活、查理和欧也妮的爱情、欧也妮的求婚者之间的明争暗斗三条线索，围绕着欧也妮的婚事展开故事。索漠城最有钱、最有威望的商人葛朗台有一位女儿欧也妮，城里“有资格在他家出入”的克罗旭和格拉桑两家人为娶欧也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，他们竞相巴结老葛朗台，而老葛朗台心里明白，他们是为他的财产而来，他便利用他们“钓鱼”。可是，欧也妮却爱上了因父亲破产而从巴黎流落到索漠的堂弟查理。欧也妮把自己积蓄的所有金币私下里全部给了查理，查理也把母亲给他的纯金梳妆匣留给她作为纪念，两人展开了甜蜜的爱情。事情暴露后，老葛朗台掀起了一场剧烈的家庭纠纷。后来老葛朗台夫妇相继去世。靠不正当手段发了横财的查理为了攀附权贵，背弃了他和

欧也妮的爱情。最后欧也妮与用产业名字代替了本姓克罗旭的特·篷风所长形式上结为夫妻，但三十三岁便成了寡妇……

巴尔扎克对故事的讲述条理清晰、主次分明，对人物的塑造也是有血有肉、令人叫绝。在巴尔扎克塑造的各色人物中，老葛朗台无疑是最典型、性格最鲜明的。他不仅是个老式地主和吝啬鬼，更是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起家的资产阶级暴发户。他比旧式地主精明，也更凶狠，聚财方式更充斥着血腥味。他的得势反映了复辟王朝时期土地、金融资产阶级主宰一切的社会现实。他搞投机买卖，“预算得像天文学家一样准确”。他认得字，能写会算，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时已经是个富裕的箍桶匠了。四十岁时他娶了富裕的板材商的女儿为妻。他还买下了区里最好的葡萄园，并曾向革命军承包葡萄酒，从中狠捞了些钱。一八〇六年，他又从丈母、外婆、太太的外公处得到三笔遗产，成为当地“纳税最多”的人物。在收成好的年份，他的葡萄园可以出产七八百桶的葡萄酒，他还有十三处分种田、一百二十七阿尔邦草原……论起他的理财本领，老葛朗台“是只老虎，是条巨蟒：他会躺在那里，蹲在那里，把俘虏打量个半天再扑上去，张开血盆大口的钱袋，倒进大堆的金银，然后安安宁宁地去睡觉，好像一条蛇吃饱了东西，不动声色，冷静非凡，什么事情都按部就班的”。对金钱的贪得无厌使老葛朗台成为一个十足的吝啬鬼：尽管拥有万贯家财，可他依旧住在阴暗、破烂的老房子中，每天亲自分食物、蜡烛给家人……在临死的时候，他还想去抓神甫那镀金的十字架，这一下最后的努力送了他的命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老葛朗台“金钱高于一切，没有钱就什么都完了”的对金钱有着病态的渴望和占有欲的形象的成功塑造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巴尔扎克对19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生活的深刻认识。而来自细节的把控，特别是对老葛朗台语言和眼神的细致入微的描写，更是对老葛朗台形象的刻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比如老葛朗台所持有的、只有在有求于人时才有的口吃。这是老葛朗台最自以为豪的“发明”。在做交易时，他讨价还价，假装口吃，把对方弄得晕头转向而陷入他的圈套。又比如他半夜里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密室之中，“眯着眼睛看黄金，摩挲把玩，装入桶内，加入箍套”。临死之前他还让“欧也妮把金路易铺在桌上，他几小时地用眼睛盯着，好像一个才知道观看的孩子呆望着同一件东西；也像孩子一般，他露出一点儿很吃力的笑意。有时他说一句：‘这样好教我心里暖和！’”。

巴尔扎克正是通过这些细节描写，使葛朗台等典型的文学形象有了质感和立体感，终使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成为一代经典。

内容介绍[①]

典型的守财奴葛朗台，“讲起理财的本领……是只老虎，是条巨蟒：他会躺在那里，蹲在那里，把俘虏打量个半天再扑上去，张开血盆大口的钱袋，倒进大堆的金银……”他象征近代人的上帝，法力无边而铁面无情的财神。为挣大钱，他盘剥外人；为省小钱，他刻薄家人。临死最后一句话，是叫女儿看守财产，将来到另一个世界上去向他交账。然而他一生积蓄的两千万家私，并无补于女儿的命运。黄金的枷锁与不幸的爱情，反而促成了欧也妮·葛朗台双重的悲剧。在巴尔扎克小说中，这是一部结构最古典的作品。文章简洁精练，淡雅自然，可算为最朴素的史诗。

① 这则内容介绍，系译者一九五一年为平明版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一书所写。

目　录

中产阶级的面目…… 1
巴黎的堂兄弟……35
内地的爱情……56
吝啬鬼许的愿·情人起的誓……96
家庭的苦难…… 145
如 此 人 生 …… 183
结　　局…… 206

中产阶级的面目

某些内地城市里面，有些屋子看上去像最阴沉的修道院、最荒凉的旷野、最凄凉的废墟，令人悒郁不欢。修道院的静寂、旷野的枯燥和废墟的衰败零落，也许这类屋子都有一点儿。里面的生活起居是那么幽静，要不是街上一有陌生的脚声，窗口会突然探出一个脸孔像僧侣般的人，一动不动，黯淡而冰冷的目光把生客瞪上一眼的话，外地客人可能把那些屋子当作没有人住的空屋。

索漠城里有一所住宅，外表就有这些凄凉的成分。一条起伏不平的街，直达城市高处的古堡，那所屋子便在街的尽头。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来往的那条街，夏天热，冬天冷，有些地方暗得很，可是颇有些特点：小石子铺成的路面，传出清脆的回声，永远清洁，干燥；街面窄而多曲折；两旁的屋子非常幽静，坐落在城脚下，属于老城的部分。

上了三百年的屋子，虽是木造的，还很坚固，各种不同的格式别有风光，使索漠城的这一个区域特别引起考古家与艺术家的注意。你走过这些屋子，不能不欣赏那些粗大的梁木，两头雕出古怪的形象，盖在大多数的底层上面，成为一条黝黑的浮雕。

有些地方，屋子的横木盖着石板，在不大结实的墙上勾勒出蓝色的图案，木料支架的屋顶，年深月久，往下弯了；日晒雨淋，椽子已经腐烂，翘曲。有些地方，露出破旧黝黑的窗槛，细巧的雕刻已经看不大清，穷苦的女工放上一盆石竹或蔷薇，窗槛似乎就承受不住那棕色的瓦盆。再往前走，有的门上钉着粗大的钉子，我们的祖先异想天开地，刻上些奇形怪状的文字，意义是永远没法知道的了：或者是一个新教徒在此表明自己的信仰，或者是一个旧教徒为反对新教而诅咒亨利四世。也有一般布尔乔亚刻些徽号，表示他们是旧乡绅，掌握过当地的行政。这一切中间就有整部法兰西历史的影子。一边是墙壁粉得很粗糙的、摇摇欲坠的屋子，还是工匠卖弄手艺的遗物；贴邻便是一座乡绅的住宅，半圆形门框上的贵族徽号，受过了一七八九年以来历次革命的摧残，还看得出遗迹。

这条街上，做买卖的底层既不是小铺子，也不是大商店，喜欢中世纪文物的人，在此可以遇到一派朴素简陋的气象，完全像我们上代里的习艺工场[①]。宽大低矮的店堂，没有铺面，没有摆在廊下的货摊，没有橱窗，可是很深，黑洞洞的，里里外外没有一点儿装潢。满板的大门分作上下两截，简陋地钉了铁皮；上半截望里打开，下半截装有带弹簧的门铃，老是有人开进开出。门旁半人高的墙上，一排厚实的护窗板，白天卸落，夜晚装上，外加铁闩好落锁。这间地窖式的潮湿的屋子，就靠大门的上半截，或者窗洞与屋顶之间的空间，透进一些空气与

① 当初教会设立来救济贫苦妇女的。

阳光。半人高的墙壁下面，是陈列商品的地位。招徕顾客的玩意儿，这儿是绝对没有的。货色的种类要看铺子的性质：或者摆着两三桶盐和鳖鱼，或者是几捆帆布与绳索，楼板的椽木上挂着黄铜索，靠墙放一排桶箍，再不然架上放些布匹。

你进门吧，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，干干净净的，戴着白围巾，手臂通红，立刻放下编织物，叫唤她的父亲或母亲来招呼你，也许是两个铜子也许是两万法郎的买卖，对你或者冷淡，或者殷勤，或者傲慢，那得看店主的性格了。

你也可看到一个做酒桶木材的商人，两只大拇指绕来绕去的，坐在门口跟邻居谈天。表面上他只有些起码的酒瓶架或两三捆薄板，但是安越地区所有的箍桶匠，都是向他码头上存货充足的工场购料的。他知道如果葡萄的收成好，他能卖掉多少桶板，估计的准确最多是一两块板上下。一天的好太阳教他发财，一场雨水教他亏本：酒桶的市价，一个上午可以从十一法郎跌到六法郎。

这个地方像都兰区域一样，市面是由天气做主的。种葡萄的，有田产的，木材商，箍桶匠，旅店主人，船夫，都眼巴巴地盼望太阳：晚上睡觉，就怕明朝起来听说隔夜结了冰；他们怕风，怕雨，怕旱，一忽儿要雨水，一忽儿要天时转暖，一忽儿又要满天上云。在天公与尘世的利益之间，争执是没得完的。晴雨表能够轮流地教人愁，教人笑，教人高兴。

这条街从前是索漠城的大街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，“黄金一般的好天气”这句话，对每份人家都代表一个收入的数目。而且各个人会对邻居说：“是啊，天上落金子下来了。”因为他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们知道一道阳光和一场时雨带来多少利益。在天气美好的节季，到了星期六中午，就没法买到一个铜子的东西。做生意的人也有一个葡萄园，一方小园地，全要下乡去忙他两天。买进，卖出，赚头，一切都是预先计算好的，生意人尽可以花大半日的工夫打哈哈，说长道短，刺探旁人的私事。某家的主妇买了一只竹鸡，邻居就要问她的丈夫是否煮得恰到好处。一个年轻的姑娘从窗口探出头来，绝没有办法不让所有的闲人瞧见。因此大家的良心是露天的，那些无从窥测的、又暗又静的屋子，并藏不了什么秘密。

一般人差不多老在露天过活：每对夫妇坐在大门口，在那里吃中饭，吃晚饭，吵架拌嘴。街上的行人，没有一个不经过他们的研究。所以从前一个外乡人到内地，免不了到处给人家取笑。许多有趣的故事便是这样来的，安越人的爱寻开心也是这样出名的，因为编这一类的市井笑料是他们的拿手。

早先本地的乡绅全住在这条街上，街的高头都是古城里的老宅子，世道人心都还朴实的时代——这种古风现在是一天天地消灭了——的遗物。我们这个故事中的那所凄凉的屋子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古色古香的街上，连偶然遇到的小事都足以唤起你的回忆，全部的气息使你不由自主地沉入遐想。拐弯抹角地走过去，你可以看到一处黑魆魆的凹进去的地方，葛朗台府上的大门便藏在这凹坑中间。

在内地把一个人的家称作府上是有分量的；不知道葛朗台先生的身世，就没法掂出这称呼的分量。

葛朗台先生在索漠城的名望，自有它的前因后果，那是从没在内地耽留过的人不能完全了解的。葛朗台先生，有些人还称他作葛朗台老头儿，可是这样称呼他的老人越来越少了，他在一七八九年上是一个很富裕的箍桶匠，识得字，能写能算。共和政府在索漠地区标卖教会产业的时候，他正好四十岁，才娶了一个有钱的木板商的女儿。他拿自己的现款和女人的陪嫁，凑成两千金路易，跑到区公所。标卖监督官是一个强凶霸道的共和党人，葛朗台把夫人给的四百路易往他那里一送，就三钱不值两钱的，即使不能算正当，至少是合法地买到了区里最好的葡萄园、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种田。

索漠的市民很少革命气息，在他们眼里，葛朗台老头儿是一个激烈的家伙，前进分子，共和党人，关切新潮流的人物；其实箍桶匠只关切葡萄园。上面派他当索漠区的行政委员，于是地方上的政治与商业都受到他温和的影响。

在政治方面，他包庇从前的贵族，想尽方法使流亡乡绅的产业不致被公家标卖；商业方面，他向革命军队承包了一二千桶白酒，代价是把某个女修道院上好的草原，本来留作最后一批标卖的产业，弄到了手。

拿破仑当执政的时代，好家伙葛朗台做了区长，把地方上的公事应付得很好，可是他葡萄的收获更好；拿破仑称帝的时候，他变了光杆儿的葛朗台先生。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，另外派了一个乡绅兼大地主，一个后来晋封为男爵的人来代替葛朗台，因为他有红帽子嫌疑。葛朗台丢掉区长的荣衔，毫不惋惜。在他任内，为了本城的利益，已经造好几条出色的公路直

达他的产业。他的房产与地产登记的时候，占了不少便宜，只完很轻的税。自从他各处的庄园登记之后，靠他不断的经营，他的葡萄园变成地方上的顶儿尖儿，这个专门的形容词是说这种园里的葡萄能够酿成极品的好酒。总而言之，他简直有资格得荣誉团的勋章。

免职的事发生在一八〇六年。那时葛朗台五十七岁，他的女人三十六，他们的独养女儿才十岁。

大概是老天看见他丢了官，想安慰安慰他吧，这一年上葛朗台接连得了三笔遗产，先是他丈母特·拉·古地尼埃太太的，接着是太太的外公特·拉·裴德里埃先生的，最后是葛朗台自己的外婆，香蒂埃太太的：这些遗产数目之大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三个老人爱钱如命，一生一世都在积聚金钱，以便私下里摩挲把玩。特·拉·裴德里埃老先生把放债叫作挥霍，觉得对黄金看上几眼比放高利贷还实惠。所以他们积蓄的多少，索漠人只能以看得见的收入估计。

于是葛朗台先生得了新的贵族头衔，那是尽管我们爱讲平等也消灭不了的，他成为一州里“纳税最多”的人物。他的葡萄园有一百阿尔邦[①]，收成好的年份可以出产七八百桶酒。他还有十三处分种田，一座老修道院，修院的窗子、门洞、彩色玻璃，一齐给他从外面堵死了，既可不付捐税，又可保存那些东西。此外还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的草原，上面的三千株白杨是一七九三年种下的。他住的屋子也是自己的产业。

① 每个阿尔邦约等于三十至五十五亩，视地域而定。每亩等于一百平方米。

这是他看得见的家私。至于他现金的数目，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大概。一个是公证人克罗旭，替葛朗台放债的，另外一个是台·格拉桑，索漠城中最有钱的银行家，葛朗台认为合适的时候跟他暗中合作一下，分些好处。在内地要得人信任，要挣家业，行事非机密不可；老克罗旭与台·格拉桑虽然机密透顶，仍免不了当众对葛朗台毕恭毕敬，使旁观的人看出前任区长的资力何等雄厚。

索漠城里各个人相信葛朗台家里有一个私库，一个堆满金路易的密窟，说他半夜里瞧着累累的黄金，快乐得无可形容。一般吝啬鬼认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，因为看见那好家伙连眼睛都是黄澄澄的，染上了金子的光彩。一个靠资金赚惯大利钱的人，像色鬼、赌徒或帮闲的清客一样，眼风自有那种说不出的神气，一派躲躲闪闪的、馋痨的神秘模样，决计瞒不过他的同道。凡是对什么东西着了迷的人，这些暗号无异帮口里的切口。

葛朗台先生从来不欠人家什么；又是老箍桶匠，又是种葡萄的老手，什么时候需要为自己的收成准备一千只桶，什么时候只要五百只桶，他预算得像天文学家一样准确；投机事业从没失败过一次，酒桶的市价比酒还贵的时候，他老是有酒桶出卖，他能够把酒藏起来，等每桶涨到两百法郎才抛出去，一般小地主却早已在一百法郎的时候脱手了。这样一个人物当然博得大家的敬重。那有名的一八一一年的收成，他乖乖地囤在家里，一点一滴地慢慢卖出去，挣了二十四万多法郎。讲起理财的本领，葛朗台先生是只老虎，是条巨蟒：他会躺在那里，蹲在

那里，把俘虏打量个半天再扑上去，张开血盆大口的钱袋，倒进大堆的金银，然后安安宁宁地去睡觉，好像一条蛇吃饱了东西，不动声色，冷静非凡，什么事情都按部就班的。

他走过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看见了不觉得又钦佩、又敬重、又害怕。索漠城中，不是各个人都给他钢铁般的利爪干净利落地抓过一下的吗？某人为了买田，从克罗旭那里弄到一笔借款，利率要一分一，某人拿期票向台·格拉桑贴现，给先扣了一大笔利息。市场上，或是夜晚的闲谈中间，不提到葛朗台先生大名的日子很少。有些人认为，这个种葡萄老头儿的财富简直是地方上的一宝，值得夸耀。不少做买卖的，开旅店的，得意扬扬地对外客说：

“嘿，先生，上百万的咱们有两三家；可是葛朗台先生啊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家私！”

一八一六年的时候，索漠城里顶会计算的人，估计那好家伙的地产大概值到四百万；但在一七九三到一八一七中间，平均每年的收入该有十万法郎，由此推算，他所有的现金大约和不动产的价值差不多。因此，打完了一场牌，或是谈了一会儿葡萄的情形，提到葛朗台的时候，一般自作聪明的人就说：“葛朗台老头儿吗？……总该有五六百万吧。”要是克罗旭或台·格拉桑听到了，就会说：

“你好厉害，我倒从来不知道他的总数呢！”

遇到什么巴黎客人提到洛岂尔特或拉斐德那般大银行家，索漠人就要问，他们是不是跟葛朗台先生一样有钱。如果巴黎人付之一笑，回答说是的，他们便把脑袋一侧，互相瞪着

眼，满脸不相信的神气。

偌大一笔财产把这个富翁的行为都镀了金。假使他的生活起居本来有什么可笑、给人家当话柄的地方，那些话柄也早已消灭得无影无踪了。葛朗台的一举一动都像是钦定的，到处行得通；他的说话、衣着、姿势、瞪眼睛，都是地方上的金科玉律；大家把他仔细研究，像自然科学家要把动物的本能研究出它的作用似的，终于发现他最琐屑的动作，也有深邃而不可言传的智慧。譬如，人家说：

“今年冬天一定很冷，葛朗台老头儿已经戴起皮手套了：咱们该收割葡萄了吧。”

或者说：

“葛朗台老头儿买了许多桶板，今年的酒一定不少的。”

葛朗台先生从来不买肉，不买面包。每个星期，那些佃户给他送来一份足够的食物——阉鸡、母鸡、鸡子、牛油、麦子，都是抵租的。他有一所磨坊租给人家，磨坊司务除了缴付租金以外，还得亲自来拿麦子去磨，再把面粉跟麸皮送回来。他的独一无二的老妈子，叫作长脚拿侬的，虽然上了年纪，还是每星期六替他做面包。房客之中有种菜的，葛朗台便派他们供应菜蔬。至于水果，收获之多，可以大部分出售。烧火炉用的木材，是把田地四周的篱垣，或烂了一半的老树，砍下来，由佃户锯成一段一段的，用小车装进城，他们还有心巴结，替他送进柴房，讨得几声谢。他的开支，据人家知道的，只有教堂里坐椅的租费、圣餐费、太太和女儿的衣着、家里的灯烛、拿侬的工钱、锅子的镀锡、国家的赋税、庄园的修理和种植的费用。他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